

這是一次法會的記錄，當時佛在舍衛王國，住在祇陀太子，和給孤獨長者奉獻的祇園精舍，同住的出家信徒，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。每天的上午，都是佛教化緣乞食的時間，佛和出家弟子們，穿著整齊的袈裟，捧著接受飯食的瓦鉢，安詳隨步，進入舍衛國的大城，依照行乞的規則，按著次序化緣和說法，然後將飯食帶回精舍，如法膳食，在飽餐後，先將袈裟接疊起來，接著洗濯載食的瓦鉢，然後把雙腳洗淨，跟著將坐具展鋪在地上，用正確坐禪的姿式，進入禪定的境界去。

就在這個時間，已經証了四果阿羅漢的善吉尊者，他深心體會到佛在平常每日的生活中，身、口、意三業的運作，完全是和寂滅真理一致的，好像一片澄清的靜水，沒有半點漣漪一樣，當時他內心充滿景仰和喜悅，立刻在大眾中站起來，行到佛前面，先把遮蔽右肩的袈裟放下，露出右肩，恭敬地跪在地上，合掌向佛行禮，讚嘆說：世間稀有偉大的佛陀，你老人家善巧憶念和愛護學佛的菩薩，善巧地指導學佛菩薩們、修養身心和解除煩惱的方法，這實在是超過世間上慈母，對兒女們的愛護。世間最尊貴的佛陀，我現在有兩個問題，想向佛請問，這是關於世間上的善信男女，他們發心要圓滿無上正覺佛果時發生的，第一，他們身口兩方面的活動，應該要怎樣做才對呢？第二，他們思想上，過去吸納的知識和經驗，怎樣才可以淨化呢？


佛說：問得很好，善吉，正如你所說一樣，佛是善巧地憶念和愛護學佛的菩薩，善巧地指導學佛菩薩們修行的方法，你的問題，現在就答覆，不過你們要很留心去聽，因為這些話，對現在和將來學佛的人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

世間上善信的男女，他們既然發心要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身口運作方面，就要投入世間善法道德標準的生活裏，繁雜的思想亦要投入正念中。善吉說：是的，佛陀，請你詳細地說明白，我們是很樂意聽下去的。佛說：正見的理念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我先答覆第二個問題，是關於有心學習大乘佛法的人，心念怎樣運作，才能夠得到淨化。你們要知道，大乘佛法的對象，不只限於人類；同時是包括全部，有情識的生命體，他們由各種不同形態產生；例如卵生的、胎生的、濕生的、化生的、有形態的、沒有形態的、這些種類你們都能夠接觸到，另外還有從修習禪定，暫時擺脫身體和精神繫縛，根本上意識仍然存在的，例如仍有想念的、沒有想念的、有間歇性微細想念的、沒有間歇性微細想念的，這一切有情識的生命體，都是你們未來須要幫助的對象，使他們達到不生滅真理的境界。就算結果能夠完成了目標，根本來說，他們並不是因為你完成目標，才得到不生滅境界的。善吉、學佛的菩薩，如果心念中存有相對的自他分別，身口運作的事物和時間的觀念，這都是執著，有了執著，就不能說是真的菩薩。至於第一個問題，是關於身口的運作，菩薩們修行，不會離開六度法，那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和智慧，這六度法是對治每個人六種弊病，那是慳吝、邪淫、瞋恚、懈怠、散亂和愚痴。現在用布施做例子，布施的時候，給與的事物中，包括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種境界，不管用那一種去給與對方，都要和心念一樣，不能夠執著，為什麼呢？菩薩沒有執著的布施，福報上的功德，是不可以用心去思量出來的，現在用比喻來說明它；善吉，你認為這個娑婆世界東面的虛空，它的容量、能夠用心去思量出來嗎？

善吉說：佛陀，這是不可能用心去思量出來的。

佛說：那麼，南西北三方面，和上下方的虛空，它們的體積，又可以



不可以用心去思量估計呢？

善吉說：佛陀，這些同樣是不可以用心去思量估計的。

佛說：我說菩薩沒有執著的布施，福報上的功德，正好和虛空的比喻相同，不能夠用心去思量估計一樣，那麼菩薩身口的運作，就應該依照著上面說的例子去做了。善吉，現在要問你一些問題，測驗你對我答覆的話，在智慧上明白的程度怎樣。你認為世間上的人，能夠根據身體的形態，來辨認佛嗎？

善吉說：不能夠的，佛曾經說過：身體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原素暫時組合成功的，不是永遠的，因此我們不能說，這四大暫時組合的身體形態，就是佛的本體。

佛說：你答得不錯，世間上所有的形態和相狀，都是虛妄的、不真實的，如果能夠透視一切形態和相狀，見到它的本體，就是覺悟的佛陀。

善吉說：佛陀，不知道世間上的人，聽了剛才的一番說話，生起信心的，有沒有呢？

佛說：你不要這樣猜疑來說話，就算在我將來示寂後，再過五百年，有依循著我指導的善法標準生活的人，對我上來的說話，都會產生無疑的信心。你是不能知道的，這些人善根的種子，並不是在三五尊佛世界中播下的，他們已經在過去無數千萬尊佛世界中，播下許多許多善法種子，因此聽到我上來的說話，清淨心田中，曾經播下的種子，便生長出苗來，這些情形，我很清楚的，他們將來還會獲得，我在上面比喻中說的，不能用心思量估計，和虛空一般沒有限量、福報上的功德，為什麼呢？他們沒有執著，心內沒有相對的人我界限、身口運作的計較，和時間上的觀念，同時連沒有執著的念頭亦不存在，甚至可以說，自我中心都放下來，這些話，你們大概不會清楚其中的層次，我現在再說明白一些；如果牢記著不



要執著的念頭，是等於有相對的存在、身口活動的境界、和時間上的觀念了。因此菩薩不止不執著，還要連不執著的念頭，亦不執著，才是把自我中心放下來，我常常說：你們接受我指導修行的方法，這方法就好像渡海的船，你們乘船渡海，到達彼岸的時候，就要離開它，不可以老是看著它，想著它，或不離開它。


現在再問你兩個問題：第一，佛是不是已經得到圓滿無上正覺佛果呢？第二，佛是不是過去說了許多修行的方法呢？

善吉說：我根據佛說的學佛四種標準來看，第二種是依義不依語、言語上表達出來的，已經是另外一種義理，不是義理的本體，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、不是一種固定的東西，可以得到或捨棄的。同樣佛說了許多修行的方法，亦不可以用機械式的操作，便能夠達到目的；我們是不能夠執著佛說的方法，言說不過是方法的符號，因此不可能單憑言語，來表達事物的本體，佛的言說，是從大智慧心流露出來的，不是世間的有為事物組合成功的，但亦不是離開世間言說，而另外別有佛的言說。為什麼我這樣說，因為所有部分斷除煩惱，或完全斷除煩惱的聖者，他們的差別，是基於體會不生滅真理上，程度淺深釐定出來的。

佛說：善吉，我再問你，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人，他是很富有的，能夠將金、銀、璃瓊、玻璃、碑磬、赤珠、瑪瑙七種寶物，遍佈一尊佛教化的國土，而且他把全部寶物，布施給有需要的人，你說他的福報是多不多呢？

善吉說：很多、很多，為什麼呢？這些福報，不是福報的本體，在有形相的福報上來說，是很多，很多的。

佛說：如果另外有一個人，他接受我今天講的道理，身體力行，同時能夠將其中幾句道理，向人解說，我說這個人的福報，勝過上面用一尊佛



國土中的七寶布施的人，因為所有世間上的佛，和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都是從這金剛智慧中流露出來的，佛說所有成就佛果的方法，並不是成就佛果方法的本體。

善吉，你再試答我幾個問題，你們中已經不再被世間現象困擾的初果聖者們，會不會對現象的變遷，再產生困擾的心念呢？

善吉說：不會的，初果聖者是不會給現象困擾的，現象中是沒有固定的困擾境界，他們對所有不同物質的形態，音聲、氣體，食味，身體感受的知覺，自然界的演變和各種不同的觀念，都是不會再被困擾的。

佛說：你們中已經大部分，思想上不再被迷惑的二果聖者們，會不會對不再迷惑的思想，產生懷疑呢？


善吉說：不會的，二果聖者們，思想上雖然仍有部分迷惑，不能完全超越世間的繫縛，但不能說出世間那些環境，能夠真實迷惑他們。

佛說：你們中已經思想上完全超越的三果聖者們，對這個世界的現象，和思想上都不再迷惑了，這等於是沒有，再來接受這世間生命的因子，他們會感覺到自己，和這個世間再沒有連繫嗎？

善吉說：不會的，三果聖者們，一般說都不再來這個世間，接受新的生命，如果覺得和這個世界再沒有連繫，那只是相對的觀念，事實上他們對來與不來的觀念，是不存在的。

佛說：那麼，你們中已經超越世間相對善惡的四果聖者，阿羅漢們，會不會想到自己、已經得到阿羅漢的道果呢？

善吉說：不會的，阿羅漢只是一個名號，並不是阿羅漢的本體，如果阿羅漢想到，自己已經得到道果的話，就有能想的和阿羅漢道果對立的事實，和思量上的時間了。佛陀呵！你說我體証了沒有言說的境界，在人世間可算是第一，是真正遠離一切欲想的阿羅漢。佛陀呵！我從來沒有想到



自己，是遠離了一切欲想的阿羅漢，如果我會想到自己，已經証得阿羅漢果的話，佛陀你亦不會說，我是寂靜的修行人，因為我實在沒有想到已經遠離一切欲想，和我是寂靜的修行人，因此佛陀才說，我是真實的寂靜修行人。

佛說：善吉，我往昔在燃燈佛教化的世界中，常隨著燃燈佛修學，那麼我對燃燈佛指導的方法，是不是有很多收穫呢？

善吉說：不是的，佛陀你往昔跟隨燃燈佛學習的時候，實在是一無所得。

佛說：如果一無所得，菩薩又怎樣積集福德智慧來完成佛果，去幫助他人呢？

善吉說：菩薩積集福德智慧來完成佛果，如果有所執著的話，便不是真的能夠完成佛果，只是積集福德智慧吧！

佛說：你說得不錯，各位初學和正在學習中的菩薩們，你們應該在積集福德智慧的時候，同時生起不執著的清淨心，例如布施的，不執著用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、任何一種事物，和有限度布施的時間，自然還有接受我布施的對象，應該在不執著的清淨心上，去實踐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來積集福德和智慧，善吉，譬如世間有一個巨人，身的體積和太陽系的軸心，須彌山一樣巨大，你說這身體是不是很大呢？

善吉說：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身體，可以說是很巨大的，不過佛陀你曾經說過，真正巨大的身體，是沒有形相的，每個人自己的真心本體，才是最巨大無邊表的身體。

佛說：善吉，你試想一下，我們面對的恒河，它兩岸細小如同麵粉一樣的沙粒，每一沙粒又代表一條恒河，所有沙粒的恒河中兩岸的沙，究竟



有多少呢？

善吉說：很多的，因為恒河的沙粒已經不能計算出數量，何況每一粒沙又代表一條恒河，所有沙粒的恒河中兩岸的沙，我實在難以想象得到它們的數量來。

佛說：如果有善信的男女，將世間的七寶，覆蓋你難以想象得出來的沙數，每一粒沙又代表一尊佛教化的國土，他把全部七寶，用作布施，這福報又是多大呢？

善吉說：這實在太偉大了，他們的福報是很多很大的。

佛說：如果另外有善信的男女，對我今日所說的話，接受和實踐，甚至只有將其中幾句說話的義理，向他人介紹，他們的福報，是超勝過用七寶覆蓋所有恒河沙數佛國土布施的，這是真實的。善吉，不管在任何時刻和地方，演說這一本經，或簡單介紹幾句道理，所有世間上的人，和天人都恭敬他，如同恭敬佛塔所在地一樣，何況有人能夠接受，實踐，全部記憶不忘失，我可以說這個人，完成了一件罕有的事，因為他能演說這本經，亦等於有活的經典存在，我們對他應該恭敬，如同佛弟子對佛恭敬一樣。

善吉說：這本經應當是什麼名字呢？我們又怎樣去遵從實踐呢？

佛說：這本經名字是金剛智慧到彼岸，你們可以依循它的義理去實踐，在生死深感痛苦的人，我為他們說智慧到彼岸。執著解脫自在的人，我說他們沒有智慧到彼岸。超越生死和解脫繫縛，才是真正的智慧到彼岸。善吉，我現在是不是在講佛法的道理呢？

善吉說：佛陀你並沒有說什麼佛法道理。

佛說：在佛教化的國土，其中堅固的土地，它是由極微細如同塵點的地種原素組成，你認為結構成一尊佛國土中，極微細塵點地種原素數量多



不多呢？


善吉說：那實在很多。

佛說：上面說組成土地的地種原素，它是變化不停的，我不認同是永恆的東西，不過在目前事實中的佛國土來說，它是構成土地的原素。同樣你們的時間和空間觀念，我說亦不是永遠存在的，它是你們過去三業的活動，共同創造和招感的現象和觀念吧！我再問你，佛具有三十二種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形態的，你見到沒有？

善吉說：佛陀三十二種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形態，並不是佛的本體，為了化導我們，佛在世間示現有這些特徵，因此我並沒有從佛這些特徵，見到佛的本體。

佛說：你答得不錯，這樣證明你對我上面的說話，是清楚明白的，如果有善信的男女，他們能夠把恒河沙那麼多的身體和性命，服務社會和為他人犧牲，是比不上一個真正明白，這本經義理和實踐的人，在福報上得到的功德。因為這些功德是無盡的。

當時善吉尊者，從這次法會開始到現在，一直接受佛對他的啓發，了解其中深奧的義理和歸趣，內心感激到流淚和飲泣，接著說：偉大的佛陀，今天你對我們的開導，我自從証到四果阿羅漢，得到透視事實真相的智慧眼睛，亦沒有聽過這樣深入的道理，如果有人，聽到你今日這番說話，生起清淨的正信心，直下承當。那麼，這個人就是獲得世間第一罕有的功德。直下承當，是沒有得到什麼東西去承當的，因此才說直下承當。佛陀呵！我今天聽到你這一番說話，明白接受同時去實踐，不是一番難事，在未來五百年以後，如果有人，從記錄的佛經中，聽到他人演講，由正信心，得到明白，同時接受和實踐，他才是世間第一罕有的人，因為他沒有相對的人我計較，三業運作事物和時間觀念等執著。為什麼他沒有執



著呢？因為他明白一切執著，都是妄想產生出來的，不是真實的，放下一切執著，就和佛陀一樣。


佛說：很好，很好，你的話說得很對，如果有人將來聽到金剛經，沒有驚惶，恐怖和畏懼，這些人是很少有的，因為我說智慧到彼岸，最為殊勝第一，事實上是沒有智慧到彼岸，最為殊第一的方程式，在方便指引來說，智慧到彼岸是最為殊勝第一。善吉，忍辱到彼岸，究竟來說，是沒有忍辱到彼岸理念的本體，不過在修行的歷程上，有忍辱到彼岸的現象，例如過去世，我是一位修行人，在實踐六度法的時候，被歌利國王用刀割截身體，那時我沒有相對的人我分別，身體被割截，和時間觀念等執著的，怎樣知道呢？如果在那個時刻，有上面的執著，內心便會產生瞋恨。又例如過去世，我曾經有五百次，生存在人間的時候，同樣修習忍辱的方法，亦是沒有執著的。學佛的菩薩們，你們應該遠離一切境界的執著，產生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心念，不執著聲、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境界，才產生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心念，應該常常持續沒有執著的心念，如果你只牢記著，應該產生沒有執著的心念，那就不是沒有執著的心念；同時實踐六度對治的方法。因此我前面說，菩薩實踐布施的時候，不要執著布施的事物境界，菩薩為了利益他人，同時亦對治了自己慳吝的惡習，是應該實踐布施的，因為他們了解，我說一切境界和對象，都不是永恆的。

善吉，我的說話是真誠的、真實的、合理的、不欺誑的、始終一樣的。因為我感受得到，一切都不是永恆，亦不是不存在的事實，我再說一次，如果菩薩實踐布施的時候，有執著心念的話，就如同一個人，進入一個完全是黑暗的地方，什麼都看不到的，相反地說，菩薩實踐布施的時候，沒有執著的心念，就等如眼睛明亮的人，在白天太陽下，見到各種不同環境和事物，善吉，未來的日子，如果有善信的男女，能夠接受、讀



誦、實踐金剛經的，他們是被我智慧的光輝照臨，他將會得到無量無邊法財功德。現在再說一個布施的比喻，如果有善信的男女，每天在早午晚三段時間，都能夠用恒河沙數量的身體去服務大眾，這樣經過不能計算，百千萬億光年的時間實踐下去，另外一個人，聽到他人演講金剛經，生起正信心，福報上比身體服務的還要巨大，何況書寫、流通、讀誦、實踐，向他人演講，福報就更加大了，總括來說，金剛經的福報，是不可以用心去思量、言說論議和比重表達出來的，那是無法估計的功德，我是為不自私的人說的，為學佛的人說的，如果有人能夠接受、讀誦、實踐和公開演講這本經，他是被我智慧光輝照臨的，他將會得到無量無邊、不能夠心思口議的法財功德，這些人亦是承擔和延續佛的事業。因為得少為足的人，他們是有相對和時空四種執著，所以對這本經不能接受，更不能為他人演說，因此，有供養和演說金剛經的地方，世間上的人應該和天人們一樣，都恭敬如同佛塔，用最好的香花散播圍繞，虔誠供養。

我再補充說：世間上的善信男女，他們雖然接受和讀誦金剛經，但在現實的環境中，處處受到他人的侮辱和輕視，這是因為他們過去，身、口、意三業的活動，多是不善的惡法，應該得到痛苦的果報，不過，他們現在接受和讀誦金剛經，不止重報輕受，而且將來還決定可以得到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。我記得在過去很長遠的時候，燃燈佛在世間教化以前，我已經親近和供養了，八百四千萬億尊佛，功德當然很多很多；如果將來在我的末法時代，有人接受和讀誦金剛經，他所得的功德用來做一個比較，我過去供養佛的功德，百分一都沒有，千萬億分一都沒有，實在微少到不能用譬喻說出來的，善吉，將來在我末法的時代，如果善信的男女們，接受和讀誦金剛經，所得到的功德，我將它說出來，有些人聽到它，便會精神困擾，不會相信的，因為金剛經的義理不能說得到，意識亦想不出來，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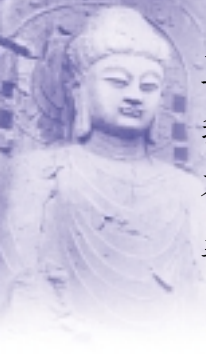
以果報亦是一樣。

到了這個時刻，善吉尊者，重覆深入一層向佛提出最初請問的話題，向佛說：佛陀呵，善信的男女，他們已經是發了心，去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菩薩，但是力不從心，身體和言語的活動，怎樣和理念相應呢？思想方面，又怎樣和理念一致呢？

佛說：善信的男女，如果已經是發了心，去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菩薩，身體和言語活動與心念，都要同時投入同一理念的，時刻將他人利益放在大前提，幫助一切有情識的生命體，達到真實不生滅的境界，在他們都達到目的時，菩薩自己的理念中，根本是沒有這一會事，因為菩薩有相對的人我、三業運作的事物和時間上的觀念，便不是真的菩薩，菩薩雖然希望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但不是一定依循著我說的，必須修行六度法，經過三次阿僧祇的一百三十四億三千萬年的時間，幫助有情識的生命體得到解脫，才完成這一套方法，如果他們一定要執著這樣做的話，身心都放不下，反而處處都被困擾，善吉，我上面曾經提到，過去燃燈佛在世間教化，我很幸運地接受他的教導，你想我當年得到了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方法嗎？

善吉說：沒有得到的，根據佛上面說話的道理，你當年雖然接受燃燈佛的教導，而實在沒有得到什麼方法，去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。

佛說：你說對了，實在沒有一定可以依賴的方法，使我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，如果當年我知道有的話，燃燈佛便不會預記我，在將來人壽命只有一百歲的時候成佛，名字是釋迦牟尼，事實上是沒有一定依憑的方法，存在我的心裏，因此才得到預記的。因為佛是覺的意思，就是覺悟宇宙萬有的真理，本來是存在的。如果有人說：佛只是得到圓滿無上正覺佛果吧。其實我並沒有得到什麼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我現在可以說是圓滿無上



正覺佛果，但這現象不是永恆的，亦不是虛假的，因為宇宙中的一切，在我來說，都是不生滅圓融無礙的本體，我所說不生滅圓融無礙的本體，並不是離開宇宙現象的一切，在你們現實環境中，便是宇宙萬有中的一切。善吉，也許我要舉個例子，來說明白一些，譬如巨人身體很巨大的。

善吉立刻回答說：巨人身體很巨大，不是絕對的巨大，不過對普通人來說、巨人身體很巨大。

佛說：不錯，從前已經發心學佛的菩薩，仍然惦記著怎樣淨化自己的思想、身體、語言運作，是要和善法道德標準一致，幫助一切有情識的生命體，得到解脫的話，我不稱他們做菩薩了，因為菩薩的定義，不是刻板型式的，因此我說宇宙萬有，不是相對的，不是有固定時間和空間的，善吉，如果菩薩說：我們是應當積集福德和智慧，去完成將來佛國的話，我亦不會稱他們做菩薩，因為由福德智慧感得的佛國，不是究竟的佛國，在接引他人方面來說，稱它是佛國吧，菩薩能夠明白，和做到自我中心真正的放下，我說他才是真正的菩薩。

善吉，過去你稱讚佛的身體清淨，不同於一般血肉組成的軀殼，那麼佛有沒有和一般人看見事物的眼睛呢？

善吉說：佛和我們一樣，面上有父母所生看見事物的眼睛。

佛說：天人的眼睛不被物體障隔，佛的眼睛有沒有天人眼睛的功能呢？

善吉說：佛的眼睛是有不被物體障隔功能的。如同天人一樣。

佛說：你們四果聖人阿羅漢，能透視事物的本來，佛的眼睛，有同樣的作用嗎？

善吉說：有的，佛的眼睛，當然能夠透視事物的本來，和阿羅漢一樣。



佛說：菩薩的眼睛，對事物的演變和它的本來面目，都很清楚的，佛現在已經是佛，眼睛還有如菩薩眼睛一樣的作用嗎？

善吉說：佛的眼睛，是有和菩薩眼睛同樣作用的。

佛說：那麼佛的眼睛，和上面所說四種眼睛，究竟有什麼不同呢？

善吉說：佛的眼睛，是同時完全具備，上面說的四種眼睛功能的。

佛說：那麼，恒沙兩岸的沙，佛都說它是沙嗎？

善吉說：是的，佛都說它是沙。

佛說：恒河兩岸所有的沙，每一粒沙代表一條恒河，所有沙數的恒河、它們兩岸全部沙的數目，都是佛國土的話，其中生活在佛國土的人，他們每人不同的想念，我是很清楚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說他們的想念都不是真實的，因此說他們有不同的想念。在想念方面來說，是剎那，剎那改變的，過去的不再存在，現在的生滅不停，把握不到它不變的本體，將來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，因此我說想念是不真實。


佛說：善吉，如果有人將七寶，滿佈一尊佛教化的國土，拿去給與貧苦和有需要的人，由這種布施的完成，將來感得的福報，是不是很多呢？

善吉說：這人的布施行動很偉大，所得的福報，自然是很多的。

佛說：福報如果是有實在的形相，我說這福報並不是很多，如果福報沒有形相，這無限量的福報、才是絕對的很多很多。善吉，我重覆再問你，佛有健康無缺的身體，包括三十二種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形態，你眼睛見得分明，那算不算是已經見到佛呢？

善吉說：我沒有因眼睛見得分明，便說見到佛的身體，因為佛曾經說過，我們眼睛所見到的佛，不是清淨微妙不可見佛的本體，那只是人間能見到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佛的身體。

佛說：善吉，你不要心裏說，佛是想常常對我們演說佛法的。如果有



人把這話說出來，那是對我的譏諷，不能明白和了解我的說話、演說佛法的人，根本是沒有什麼佛法可以說，才是真的演說佛法。

善吉說：在未來的世間，人們聽到你這番沒有佛法可以演說的話，生起沒有懷疑信心的人，究竟有沒有呢？


佛說：人不永遠是人，但亦不會不是有情識的生命體，人和有情識的生命體，我說都不是生命的本來面目，只是果報上感得生命的形象。

善吉說：照這情形推想，佛得到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是不是一無所有嗎？

佛說：不錯，對我來說，圓滿無上正覺佛果，實在絲毫沒有得到什麼，因此說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。要知道我覺悟的真理，是絕對待的，平等的，沒有貴賤，高下分別的，因此才說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。在理念上是沒有人我的分別，時空的界限，同時亦不離開人間善法的標準，實踐八正道和六度等方法，才能成功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。你要清楚，我說的善法等方法，那不過是黃葉止啼的方法，不是真實的，但是對修行人來說，都是善巧的方法。

善吉，我現在將福報和智慧，兩方面的功德做一個比較，假如有人在一尊佛教化的國土中，將百億個用七寶堆積而成的大山，拿這樣多而且廣大的寶聚去布施，福報上得到的功德，去和另外一個人，他接受金剛經的道理，讀誦和實踐，甚至不過對人演說其中幾句話，這個人在智慧上得到的功德，和布施的人福報上得到的功德比較，在數目上來說，是百千萬億分中一分都沒有，甚至用譬喻來說，亦不能說出智慧功德是多大。

善吉，你心裏亦不要這樣說：佛是希望幫助我們解脫的，你千萬不要這樣想，因為事實上，沒有一個人是佛去度脫他的生死，如果有這樣一個人，是由佛化度的話，佛便有人我的分別，度脫的方法，和時間觀念的存



在。要知道佛說的我，是假名的我，在一般人，執著現前血肉的身體，認作是本來的我，善吉，一般執著的人，我說他們的執著不是永遠的，因為現在他們在生死大夢中，所以說是執著的人吧！現在我再問你，是不是常常見到我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身軀呢？

善吉說：是的，我過去一直都跟隨佛學習，因此常常見到佛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身體。

佛說：你說見到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身體，就肯定是我，那麼世間上偉大的轉輪聖王，他亦是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身體的，你是不是將他亦當做佛呢？

善吉說：我糊塗了，我是不應該只憑著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的形像，肯定他是佛的。

就在這時候，佛說了下面幾句話：


如果禮敬佛的時候，

希望他賜給幸福和長壽。

這是貪婪的祈求。

遠離了圓滿無上正覺佛果。

佛繼續對善吉說：如果你現在心裏說，佛圓滿無上正覺佛果時，是沒有圓滿殊勝，莊嚴無缺佛身一會事的，你切勿這樣繼續想下去，乃至想到發心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人，說宇宙萬有都是虛假的，不存在的。這是虛無消極的想念，真正發心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人，不會這樣想，和說出否定現實的話，現在我再說前面提過的菩薩，他將七種寶物，滿佈恒河沙數量世界的國土，沒有執著用來布施，和另外一個人，他明白宇宙萬有，是沒有永恆不變的自體，他的功德是超勝過雖然沒有執著，用七寶布施，那一位菩薩的功德，因為真正的菩薩，他不接受有形相福報的功德。



善吉說：為什麼菩薩不接受福報上的功德呢？他們捨棄教化，有情識生命體機會嗎？

佛說：菩薩三業活動方面，招感得來福報上的功德，絲毫沒有牽掛在心裏，因此說菩薩沒有接受福報上的功德。至於一般不明白我的人，說佛和他們一樣，有生死來去，飲食睡眠，他們不知道，佛已經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再沒有生死、和三業運作上感得善惡果報的事實。

善吉，我再問你上面說過有關土地的結構，是由極微細塵點地種原素結合成功的，如果現在有善信的男女，能夠將佛教化的國土，全部分解它，回復原來極微細塵點地種原素的本來面目，你對這些本來面目的數字，認為多不多呢？

善吉說：極多的，不過這些極微細塵點地種原素，如果真實存在的，佛陀不會說是它的本來面目，佛說極微細塵點的地種原素，已經不是極微細塵點原素的本來面目，但是在現實的土地來說，它是構成土地的原素，同樣的道理，佛說每一尊佛教化的世界國土，亦不是它的本來面目，為了方便我們容易明白，說它是佛的世界國土吧！假如世界國土是永恆不變存在的話，那麼這樣多的世界國土，便是由單一的原素組成，那是一元的論說，佛說一元的理論，不是一元理論的本來面目，世人不明白，硬執著事物現象，說是由一元成功的理論。

佛說：世間的人都說，佛過去幾十年，不斷用道理開解他人，仍然是有自他分別存在的。你以為這些人，知道我究竟說了些什麼？

善吉說：佛陀呵！他們是不明白你的說話，佛過去幾十年，雖然不斷幫助我們，解除精神和肉體的困擾，這等於上面佛說黃葉止啼的比喻，實在佛並沒有做了些什麼，說了些什麼，不過在我們的感受方面，說佛過去幾十年，一直是給予我們無盡的恩惠吧！



佛說：善吉，不要說了，如果一個人，真的發心圓滿無上正覺佛果的話，對宇宙萬有的事物，應該要和你剛才所說，有同一的理念，沒有執著。因為執著本來是不存在的事，但在執著的人來說，便成為執著。

善吉，我要再讚嘆善信的男女，接受實踐讀誦金剛經福報的功德，甚至只有將其中幾句話對人演說、亦不會例外，他們比較上，是超勝過將世間七種寶物，滿佈不可能計算出數量的世界土地，布施他人的福報，為什麼對人演說的，能夠和佛一樣沒有執著呢？因為他們已經明白：

宇宙間存在的事物和生命，
猶如夢境、幻術、水泡、形影，
亦好像清晨的露水，自然界運作產生的電光，
這些比喻和現實，實際上是相同的。

這次法會結束的時候，善吉尊者和會中參與的，出家和在家信徒，還有各界的善信男女，其中包括天人和護法神等，得到法乳的潤澤，每個人身心都充滿喜悅，抱著接受和實踐的心念離去。


紀念恩師比丘尼慈祥法師蓮覺

受業弟子優婆塞盧榮章在
香港石崗觀音山圓通寺譯

紀念恩師比丘尼慈祥法師

法乳恩深

我幼年的時候，讀了商務印書局出版的佛典汎論一書，有一段內容記載昔年印度的摩揭提國，未接受佛教化前，人民但晝夕享樂，受化後，晚上但聞梵唄之聲，因而知佛陀偉大，由此引發了閱讀佛書的興趣。但因為沒有善知識的指導，總是不清楚，有如霧中看花一樣。1954年，得到同學的母親，已故劉鎮國夫人的介紹，到大光園謁見法師，他詢問了我過去讀佛書的情形，並知道我剛聽完東蓮覺苑愍生法師的楞嚴經後，便將楞嚴經的大要說了一遍。當時我的感覺，學佛如果沒有師承的話，不過是戴上有顏色的眼鏡看東西，已經不是本來的面目。遂決心學佛，投入法師的門下研習義理佛學，法師因我平日閱讀一般佛學著作，時間過多，他對我說：沒有佛學基礎，很容易被他人言論困擾的，於是指導我閱讀藏經，每天晚上飯後到他房間提出不明白的地方，並予以解答。當年法師已經開辦了大光義學，因此只能夠在學校的暑假期中，回祖庭凌雲寺和圓通寺講經，間中亦有到外邊講，後來晚上為了幾位受業的弟子，在大光園，亦講了兩會，他和師公海仁法師一樣嚴謹。聽經後，每天都要覆講小座，不准對著筆記，不同的地方，他允許我們同時表達自己的意見，如果和經文沒有抵觸，他會默許認同的。當時他為了栽培我們，更邀請了已故的何敬群教授，授以大學國學課程，在他門下的十五年中，一共聽他說了十本經，那是圓覺



經、維摩經、普賢行願品，地藏菩薩本願經，般若心經，八大人覺經，法華經方便品、四十二章經、梵網經、維摩經弟子品。

法師是沒有門戶知見的，他有空的時候便帶領我們去參訪各善知識，如已故的倓虛法師，敏智法師和現仍然健在的覺光法師等，並鼓勵我儘量利用時間，到外面去聽經。因此我也到東蓮覺苑去聽了妙境法師講的華嚴經，筏可法師講的十善業道經。61-66年間，法師分兩期興建中學後，更多方面參與社會工作，從此便再沒有開講經法會了。

75年我移居北美洲，每天仍以閱藏經為常課，後來參與當地的大專留學生組織的佛學座談會，有機會介紹他們佛學的課程，跟著將過去所學的佛經，為他們講說，每次都將錄音送回他賜正，法師在日應萬機之中，仍然把錄音全部聽過，對演講中引述和佛教有抵觸的言論，嚴厲面斥指責，並敕令我跪下來，在佛前誠懇地懺悔。從這點可以見到他金剛護法的一面。法師對我在海外的參學，每次回去見面時，都提醒我學佛的四個原則，那是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。

97年，香港回歸後，我已屆退休年齡了，見到香港的成就和物質文明的進步，對我在香港出生的來說，實在是感到值得驕傲的，不過在繁華的背後，也隱伏不少的憂慮，那就是心理上的不穩定，中山先生曾說：佛法能補科學之不足，佛法為救世之仁。今日香港，經過百多年的殖民地教育，正好由佛教培訓新一代的德育，提昇民族意識和愛護祖國觀念的時刻。法師竟頓傳噩訊，這何止是法門損失，亦是社會的不幸。



98年居港期間，擬將過去學佛的心路歷程，作系統式提供有志趣進修或研究佛學人士參考，並撰寫了一份計劃，他老人家亦給與寶貴的意見，並且熱誠地支持，但礙於社會環境等問題，故今年嘗試把課程更改成最現代化的文字和講解，都輸入電腦光碟裏，手上有幾張光碟，便可進行自修。年初我曾先後用白話重譯了幾本佛經，如白話佛說四十二章經，白話阿彌陀經，白話金剛經，佛說心經淺譯，佛說大乘八聖行經（原譯佛說八大人覺經）和佛教偈語集輯錄，希望人人都能看懂佛經，種下一些佛法的種子，可惜法師只看到一本白話佛說四十二章經。我內心實在很悲痛，今日佛教需要法師，我更需要法師的鼓勵、指導和支持。目前我除了對電腦佛學課程繼續製作外，還希望將法師自己多年的講義手稿整理，和他遺下兩套佛經的錄音輸入光碟中，以紀念他多年來法乳恩深，亦可以方便懷念他的人，有機會再聆聽他的法音，學習和目睹他在佛學文獻上的著述。至於法師一手創辦的學校教育事業，他的法徒比丘尼永常法師，定能繼往開來，更能發揚光大。含悲草述，不知所云。

九九年九月受業弟子優婆塞盧榮章於香港石崗觀音山圓通寺